

华夏诗丛

黎明散曲

陈 残 云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华夏诗丛

艾青题 

黎
明
散
曲

陈残云

新世纪出版社

责任编辑：端木桥

封面设计：潘晋拔

封面摄影：赵善广

尾花插图：叶夏萌

黎明散曲

陈 残 云

*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赣州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4印张2插页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200册

ISBN7—5405—0342—4/1·53

定价：2.00元

目 录

序

卖叮叮糖的人.....	(9)
都会流行症.....	(11)
咆哮的地中海.....	(13)
黄昏短曲.....	(16)
快别做那些奢梦.....	(19)
野火.....	(21)
向远处.....	(23)
三河坝.....	(25)
战争小诗三题.....	(27)
烽火诗情.....	(30)
诗二章.....	(32)
某村.....	(35)
故乡的雾.....	(37)
远行小语.....	(39)
莫斯科小插曲.....	(42)

列宁格勒颂.....	(46)
海滨散曲.....	(48)
马来亚风景线.....	(57)
母亲底歌.....	(60)
归家.....	(63)
大街.....	(66)
新年诗抄.....	(67)
木棉花就要开啦.....	(71)
为你而歌.....	(73)
醒来又睡着.....	(77)
走人民的大路.....	(80)
国庆节标语.....	(85)
遥祭于子三.....	(87)
自杀感言.....	(91)
无声集.....	(94)
徐案有感.....	(97)

序

三十年代初期，我是一个小青年，喜爱新诗，读了不少前辈诗人的诗作。后来也学写新诗。第一篇小诗是《马来亚之忆》，发表于上海的《当代诗刊》。接着对诗歌发生了更多的兴趣，陆续写了一些短诗，分别发表于上海、北平、香港、广州的报刊中；香港的《大光报》、广州的《宏道报》、上海的《水星》、《诗经》、北平的《小雅》，就有过我的习作。

我写的是自以为“高雅”的象征诗，朦朦胧胧，自己也看不懂，那时我是香港的小店员，文化水平并不高，生活于小市民的环境中，一点不高雅，只是学着别人的样子，作一些空洞的忧郁愁闷的叫喊。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回到广州进入私立大学，读中文系，走进了知识分子圈子里，过着一种较为奔放的学生生活。但我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在文学上依然醉心于朦胧诗。

一个偶然的机，我参加了广州文化界公祭鲁迅先生的追悼会，随后又加入了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的诗歌组，认识了温流、黄宁婴、陈芦荻、叶春、李六石等人，他们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诗歌

组中还有一群热心分子，如苏韩彦、黄鲁、艾莎、马荫隐、零零、周岱、施益、雄子、张清水等等。认识了那么多诗友，跟着他们一起，参与了诗歌运动。从此改变了我脱离政治的倾向，改变了我对新诗的看法，也改变了我的诗风。

我们出版了诗刊《广州诗坛》，这是社员们共同发表诗作的刊物，篇幅较大，鼓吹大众化，鼓动抗日救亡，表达了我们年青人抗敌救国的呼声，许多诗作都有浓烈的时代感情，艺术上却失之太直、太平淡，包括我的诗作在内。与此同时，黄宁婴、陈芦荻、黄鲁和我，又创办另一个小诗刊，名为《诗场》，三十二开本，直排单行，内容和形式都比较精致。它的出现，引起人们注意，上海出版的著名月刊《文学》，也作了评介。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广州诗坛》在蒲风、雷石榆支持下改为《中国诗坛》。它有了更大的发展，断断续续出版了二十三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胜利结束。而《诗场》也只出了四期。另外，我们四人分别以《诗场社》的名义，自费出版了四本诗集：就是黄宁婴的《荔枝红》、陈芦荻的《桑野》、黄鲁的《赤道线》、我的《铁蹄下的歌手》。我这些诗虽然幼稚、粗糙、缺少感人的力量，却是一个新的起点，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印记。

八年抗战，是呐喊、怒吼、血和泪、生与死、烽烟漫漫，炮火连天的动乱世界。我是失去家乡的青

年，象一只孤雁，飞过荆棘丛生的山野，飞过雾海茫茫的云空，没有被狂风吹跌，没有中猎人的利箭，昂然地活过来了，不是上苍的恩赐，而是无畏的勇气、生命的热力和心境的乐观。

这是一个诗的时代，而太热和太冷都没有诗。在我的生活历程中，文学活动中，我是以“诗人”的形象出现的，这正是我的金色年华。可惜我的生活太动荡，没有留下更多色调浓郁的诗。

现在出版的小诗集《黎明散曲》，和前一本诗集相隔五十年，可以作为我热爱新诗的纪录。它是一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颂歌。我是一个爱国青年，当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祖国的大地，残杀我国善良的同胞，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我和人民心连心，于烽火漫天的山野中，奔走呼号。我鼓励战斗者，赞扬战斗者，鞭挞消极抗战的当权者。诗中的思想是鲜明的，感情是强烈的。当侵略者燃起的战火，从中国蔓延到欧洲，希特勒气势汹汹地向莫斯科进军的时候，我的《莫斯科小插曲》鼓动苏联人民“去掘希特勒的坟墓。”

正义的人民终于赢得了胜利，埋葬了希特勒、埋葬了东条，地球上透露了和平的曙光，中国也出现和平建国的前景。但中国的独裁军阀，破坏了人民的良好愿望，竟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战争，激起了在灾难中重生的劳苦百姓，跟着共产党奋起抵抗。我的诗，和人民的感情相通，要粉碎独裁统

治，建立民主富强的人民共和国，为迎接光辉的前途唱赞歌。

一曲战歌，概括了两个内容，表现手法和风格是一致的，大都是带着烽烟气味的抒情散曲。它们中既有激情的淋漓抒发，也有感喟的沉郁低回，这反映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际遇。

诗集中的《海滨散曲》抒发了我的复杂心情。那时，我在香港，和一位女友有点感情纠葛，在若即若离中，我准备远行了，要到新四军去，临行之前写了这组真情实感的散章。后来，汪精卫政权封锁了地下党上海到苏北的交通线，一时走不通，我转去新加坡。北走与南行都是夏衍同志的关心与荐引。这组散曲，倒可作为我的一点生活痕迹和情怀跌宕的印证。

诗集中还有三篇讽刺诗，这与抒情诗篇的风格并不相称，只聊备一格而已，没有特别的意义。解放后，我曾发表了不少短诗，有些篇章在一些选本中作过选载，我一律没有收进去。

诗集中不足之处，是不能搜集到更多的旧作，增添丰富的色彩，如抗战前的象征诗，以及抗战中使人有过印象的另一些抒情短笛。例如发表于《文艺阵地》的《清晨小唱》、《烽火下的抒情诗》、《马侠》、《杨村江畔》。还有《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力报》和其他一些报刊，都登过我的小诗，却一时无法找到。作曲家肖友梅、何安东，都为我的诗谱过曲，也不知向何处寻找。但能

够出版这样一个小诗集，倒是一件高兴的事，特此感谢为我搜集旧作的同志。

光阴如飞舞的浪花，瞬眼已飞过半个世纪，现在已逾古稀之年，回顾旧日苦难的年华，悲壮的岁月，仿佛使人回复了瑰丽的青春。我们的祖国在新的征途上前进。我将珍惜自己可贵的暮年，为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为迎接来日的美好前景，继续放声歌唱。

1988年8月1日广州

卖叮叮糖的人

一个歇斯底里样的老人，
带一张风尘的面，
捏着小窝篮迂缓地走。
每天，走过我的门前，
寂然地，叮叮叮。

虽于落叶的季候，
也给孩子们带来个春天；
而当熟惯的小锣声，
幽幽地从村外飘来，
妇人们却忧心孩子的嘶喊。

有时孩子的蛮哭，
会教老婆婆的慈祥失了效；
而卖叮叮糖的人，
却给他们无尚的抚慰：

“听呀，叮叮糖又来了。”

象一条衰弱的老狗，
他的生涯是人类的点缀！
但他为了生之持续，
笑花长开在脸上，
亦忘却了腿子的疲乏呀。

虽然他常于暗地里沉吟，
“可怕呵，零碎的买卖，
零碎的生活，
零碎的心，
我，一个零碎的世界的人！”

然而，他毕竟是个孤零人，
倒会安于孤零的生活；
所以每天都安然地走过
叮叮地敲着小铜锣：
“好新鲜的叮叮糖呵！”

《广州诗坛》创刊号

1937年7月1日

都会流行症

明灭的灯，梦幻的灯
彩色的光，彩色的人影
游离于错杂的街道上
象游一个人间的梦境
流线型的少女
流线型的少年
带一个轻飘的面
流线型的奥斯汀

白日看不见太阳
夜里也看不见月亮
人永远在黑暗中
都会永远在黑暗中
黑暗的生活
腐烂的生活
多少人的气节，
磨碎了
多少人的青春，

磨碎了
而闷的空气
平淡的日子
跳出一个酒精的灵魂
动的空气
烦嚣的日子
也跳出一个酒精的灵魂
呵！酒精，酒精
都会永久在酒精中

香与香的交流
色与色的交流
人的买卖
灵肉的买卖
都会是狡猾与无耻
哭泣，欢笑，饥饿与徬徨
呵呵！都会的流行症
长期的都会流行症

咆哮的地中海

假如这是一块大沙漠
长不出青草，也寻不到清泉
整年整月积着雪，
灰的天望，白的沙坵
缺乏了生存的条件
那还有谁睁着眼睛去争夺
去鼓动着战争呢

但不幸的是地中海
是多少国家的门户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地方
这里有艺术也有文化
更有取不尽的特权
地中海又是交通的枢纽
我们数一数大英帝国的航线
从直布罗陀到突尼斯——
苏伊士运河，红海，亚丁湾……

直跨过东方和辽远的坎拿大
地中海是黄金的海
引起了贪婪者的抢夺

听听墨索里尼的叫喊呀
“收回地中海一切权利
收回地中海一切权利”

这声音加强了希特拉的

“撕碎罗迦诺吧
我们重新分配殖民地”

于是他们手握着手

瞒着民众的眼睛

埋下了战争的种子

由地中海扩展到世界

如今地中海的波浪

翻起了滔天的怒潮

多少巨型的战舰

多少新奇的枪炮

听啦！西班牙的枪声

惊起了人们的睡眠

呵！地中海开始咆哮了

看火药的气焰

象天空中的浓云